

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逻辑与进路

翟坤周 张海泉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识性学理范畴,是中国工业化理论体系从“盲从—依附”到“自觉—自主”的集中表达。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要面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在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中深刻提炼和总结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不断深化标识性概念体系、多维性价值体系、基础性协同体系、创新性实践体系,从而加快建构具有原创性、科学性、整体性的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扎实迈向工业强国,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牵引推进新型工业化,遵循“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的生产力变革范式、“差异性—专业性—协同性”的生产力布局逻辑、“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持续推动现代工业体系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工业强国;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22BKS155)。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5)008-0101-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5.008.007

回溯世界近现代发展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史,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已成为大国屹立的筋骨和强国迈进的引擎,工业化构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鲜明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1]一方面,从工业化理论发展脉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理论体系总体上经历了从模仿斯大林模式的计划型重工业化到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市场型工业化,再到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三大阶段,理论构建呈现出从“盲从—依附”到“自觉—自主”的重大转变,叙事主题呈现出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再到“工业强国”的逻辑变迁,深刻彰显了工业自立自强关键在于工业化理论的自主自信。另一方面,从

作者简介:翟坤周,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张海泉,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经济思想。

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2],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是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核心动力源泉。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现代化路径相比,现代化发展总体滞后的现实国情使我国必然选择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路径。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引领我国工业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面向建设制造强国和工业强国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

一、文献回顾及简要评价

新型工业化是突破传统外延式发展路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外学术界对于“新型”的定义不同于国内,其研究框架普遍围绕如何重构传统工业化模式和把握新工业革命趋势,核心方向主要包括数字化转型、智能化集成、绿色化发展与再工业化^[3],进而形成了诸如美国先进制造业计划、日本“社会 5.0”愿景、德国“工业 4.0”战略等新型工业化实践样本。

国内学术界关于新型工业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新型范式”的整体性解读。一是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新背景、新问题、新挑战。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工业发展正处于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但仍然面临创新效能不强、产业体系不精、资源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4]。从外部环境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的新型工业化既面临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机遇,又面临激烈的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5]。二是新型工业化呈现的新内涵、新特征、新趋势。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是符合当今时代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6]¹⁰,是以人为本、数字赋能、融合协调、高效集约、内外循环的高质量工业化^[7]。三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新布局。新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深刻把握战略着力点、高度重视战略协同性、持续提升过程包容性^[8],要加快构建自主的科技体系、制造体系、绿色体系、分工体系^[9],全面推进工业智能化、数字化、融合化、绿色化转型^[10]。

显然,既有成果为新型工业化研究提供了丰富学理依循,但对新型工业化“新型范式”的系统化阐释还需深入,对新型工业化“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构建还需丰富。基于此,新型工业化的学理研究在理论维度上应系统提炼和总结新型工业化的新型特质、价值主线、内核结构、实践方向,深刻回答“什么是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为何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怎样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命题,进而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制造强国和工业强国提供科学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显著表征与核心引擎。自 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浪潮,人类社会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对这一划时代的生产方式革命引起的系列社会经济变革,需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深刻理解。因此,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经典理论,从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中抽象出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植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基因与现实基础,进一步深化新型工业化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质。

(一)理论基石:继承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经典理论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大生产”^[11]。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建构未来社会形态中对工业化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以唯物史观的视野与方法考察了工业化兴起的动力根源,探究了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工业化深入发展的普遍趋势(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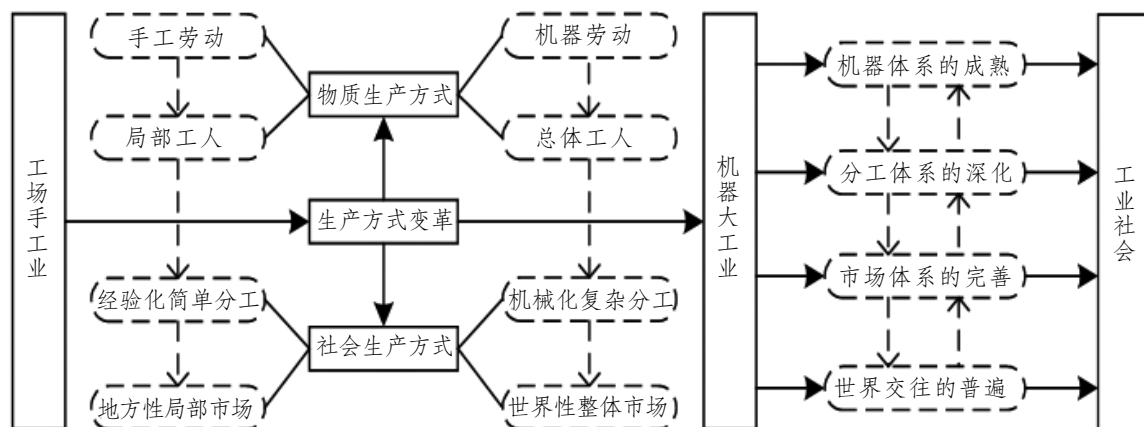


图 1 机器大工业兴起与发展的内在机制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工业化兴起的“动力源”。从生产力的提高来看,“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12]231},新式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促使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而变革了生产力的物化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力的有效支配,推动工场手工业逐步迈向机器大工业。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一方面,土地关系变革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促使传统小农逐渐转变为雇佣工人,使原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从而为工业资本不断增殖创造了雇佣工人与国内市场前提。另一方面,工厂制度为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体系相适应的劳动组织”^{[13]313} 逐渐渗透至所有工业部门,工人的分工与协作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了高度集中,进而强化了工业生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与专业性。

第二,科技进步与分工深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加速器”。从本质特性来看,大工业是“把自然

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4]194},以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以社会化大生产在全球的不断扩张为趋势,涉及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与生产社会组织形式的双重变革。从驱动机制来看,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13]356},科学与生产的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促使工业体系加速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分工与机器体系是双向互动的统一体,“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能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15],而机器体系的发展同时又借助社会分工来推进,分工体系越深化,机器体系越成熟,工业化发展速度越快。

第三,世界市场与国际交换是工业化发展的“导航灯”。从原始动力来看,“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16],并由此构成发展一切生产力的主动轮,从而促使商品货币关系越来越普遍和发达,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和广泛。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2]713},工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必然强化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推动地方性局部市场演变为世界性整体市场。从发展条件来看,机器体系的技术特性会持续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规模经济,从而在不断提高商品化、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又让“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4]246}。因此,机器大工业的深入发展需要进一步摆脱分工限制、扩大交换范围、突破市场界限。

(二)历史基因:内生于中国共产党人走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创造

实现工业化与迈向现代化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渐进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契合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质的工业化道路,深刻认识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加快实现工业化、扎实迈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的“以工立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并不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17]。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生产方式上的经济革命。在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实现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的深刻转变;在政治上瓦解一切反动统治,扫除工业化发展障碍,进而“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8]。

第二,依靠内部积累争取发展速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经济水平落后、国家安全不稳的现实国情,实施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资源配置手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化道路呈现出高速度、内向型的典型特征。前期遵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快速发展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在1952—1960年间,工业总产值攀高至1 650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攀高至78.2%,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攀高至66.6%^①,重工业的高强度推进在极大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物资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95.



时,也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一系列产业结构失衡。因此,后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19],轻重工业并举,使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结构性矛盾得到初步缓解,从而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多主体共同参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型工业化理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要吸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管理方式与组织形式,不断引进外部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使丰富的生产要素市场加快融入工业产业全链条,从而推动工业发展“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20]。在1980年到1992年的工业产值结构中,国有经济占比由75.97%下降至51.52%,集体经济占比由23.54%上升至35.07%,个体经济占比由0.02%上升至5.8%,其他经济占比由0.47%上升至7.61%。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利用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不断参与市场竞争,致使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重由49.7%上升至80%^①,进而逐步形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驱动的工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了工业发展从自我积累、进口替代到利用市场、出口导向的深刻转变。

第四,从粗放扩张到内涵集约的工业发展转型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大势和国内经济粗放增长的发展困境,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1]。强调要不断突破传统工业化外延式发展路径,切实改变工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从而努力探索出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工业化新路。

第五,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工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出发,强调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22],加快工业发展方式由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由片面追求工业规模扩张向不断优化工业体系结构转变。在2004—2012年间,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47.2%^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累计上涨40.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由2万余件攀高至17万余件^③,为传统工业化迈向新型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现实基础:创新于新时代推进新型工业化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实践中不断突破传统工业化发展路径,深刻把握推进新型工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6.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69.

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56.

业化的基本规律,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扎实迈向工业强国注入了强劲动能。

第一,摆脱传统工业化思维定势,推动工业发展由低效益向高质量深刻转变。从工业发展模式来看,资源过度消耗、规模粗放扩张的传统工业化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误区和区域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动能转换不足的发展困境。因此,面对传统工业化的藩篱,“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23],要在实践中积极推进创新驱动、资源节约、结构优化的内涵式发展方式,不断促进工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引领工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同时,也要把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能,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不断提升工业化带来的整体效能和联动效应。

第二,把握新工业革命机会窗口,加快工业体系结构数字化、智能化重塑。通过“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的长期技术沉淀,以“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展开,在工业领域催生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塑造新动能、培育新优势的关键力量。因此,“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24]^[32],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有机结合。要在实践中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工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持续推动数据赋能工业全产业链协同升级,积极培育平台化设计、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从而全面促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打造工业发展全新比较优势。

第三,抢占制造业竞争制高点,强化对实体经济的内核支撑作用。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最内核层。2012至2023年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上涨至39.9万亿元,总体规模占全球比重超过30%^①,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由9.4%上涨至15.7%,装备制造业增加值由28.2%上涨至33.6%^②。然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制造业也面临产业体系大而不强、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现实困境。因此,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5]。要积极发展绿色制造、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而不断塑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三、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扎实迈向工业强国的题中要义。构建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我国制造业企业首次突破600万家 三个积极趋势值得关注[EB/OL].(2024-09-30).https://wap.miit.gov.cn/xwfb/mtbd/twbd/art/2024/art_0865c79a2c924269a29c61ea3f359858.html.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制造强国建设步伐稳定——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EB/OL].(2024-09-10).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10_1956335.html.



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要面向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不断提炼和总结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深刻回答“什么是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为何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怎样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命题,从而在共性与个性、逻辑与历史、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中,不断深化由标识性概念体系、多维性价值体系、基础性协同体系、创新性实践体系构成的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认知(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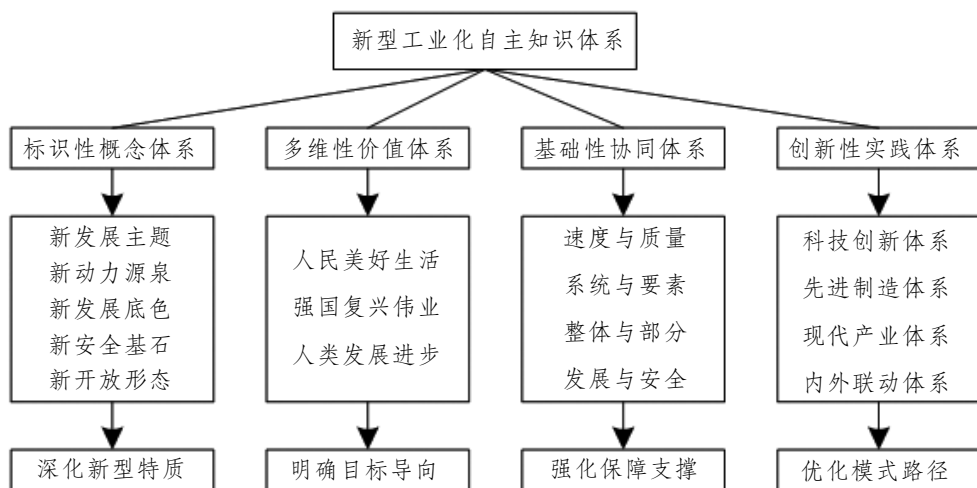


图2 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

(一) 标识性概念体系:在共性与个性互动中深化新型工业化的新型特质

标识性概念体系是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关键与核心。新型工业化既遵循工业化发展的一般共性规律,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市场化为动力,又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实际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现实趋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质,进而呈现出新的发展主题、新的动力源泉、新的发展底色、新的安全基石、新的开放形态。

第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型工业化。从发展理念来看,新型工业化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不断推动工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发展模式来看,新型工业化要从要素驱动、资源消耗、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创新驱动、资源节约、结构优化的内涵式发展,实现工业增长动能、资源利用效率、产业体系结构的高质量变革。从发展成效来看,新型工业化要沿循“产业高端化—过程绿色化—效益最大化”的基本路径,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二,以数实融合为动能的新型工业化。从生产力层面来看,数实融合沿循“新生产要素—新生产技术—新动力源泉”的基本框架。在数据进入生产领域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颠覆性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并通过对传统生产要素的组合、叠加,极大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数实融合沿循“新

生产要素—新组织形态—新产业样态”的基本框架。在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驱动下,工业研发、生产、销售、物流等环节实现了信息的全方位贯通,数字空间、产业空间、地理空间实现了相互赋能,从而形成了全新的产业样态,为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

第三,以绿色低碳为底色的新型工业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工业化体系是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集中应用与鲜明体现^[26]。以往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片面追求规模粗放扩张的工业发展模式既是生态系统失衡的重要原因,又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束缚。因此,相较于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误区,新发展理念下的新型工业化更加注重工业发展的绿色化、循环化和低碳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在实现“双碳”目标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绿色低碳成为新型工业化鲜明底色的同时,推动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迈向新的和谐。

第四,以安全稳定为基石的新型工业化。从能源安全来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加快“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27],从而化解工业发展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等问题。从科技安全来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促进工业领域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进而努力摆脱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从产业安全来看,“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24]³⁴⁴,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第五,以开放共赢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始终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基本原则,不仅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更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当下“筑墙设垒”与“脱钩断链”的现象愈发增多,但多边主义仍然是一国能够更大程度分享全球经济红利和工业革命红利的主导制度范式^[28],新型工业化还是推动中国释放潜力、走向世界、联动全球的重要助推器。因此,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多边体系,并站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构的角度,稳步提升制造业开放程度,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工业化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二)多维性价值体系:在逻辑与历史统一中明确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导向

多维性价值体系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主线与灵魂。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既要站稳人民立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又要植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从而在逻辑与历史统一中不断深化新型工业化的价值主线、明确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导向。

第一,面向人民美好生活。“以人为本是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准则。”^[29]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民共享工业化发展成果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一方面,新型工业化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物质需求。要依靠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优势,持续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从而更好顺应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现实趋势,强化有效供给。另一方面,新型



工业化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深刻把握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在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强社会权益保障,进而在吸纳就业、收入增长、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不断彰显新型工业化的民生价值,走出一条经济、民本、绿色的工业化新路。

第二,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扎实迈向工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回溯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到党的二十大强调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正是从“四个现代化”深化拓展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充分彰显了工业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相辅相成,工业化道路与现代化道路的协同演进。因此,新征程上,需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互动关系,不断强化新型工业化的技术先进性、产业安全性、内外联动性和过程包容性,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扎实迈向工业强国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与强大发展动力。

第三,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业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强大筋骨,“中国梦具体到工业战线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30]556-557。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现代工业、谋求民族独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工业振兴促使我国逐步由落后农业国转变为先进工业国。从改革开放后市场配置资源下的快速工业化到内涵集约的新型工业化,工业振兴促使我国产业体系持续升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因此,工业振兴与民族复兴具有深厚的逻辑关联,工业化的历史演进深刻体现了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新征程上,需要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不断夯实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

第四,面向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型工业化既立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制造强国和工业强国建设,又观照世界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从“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新型工业化”^[31]到“推进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32],新型工业化在发展理念、模式路径、目标导向等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工业化的全面超越,其模式不是“先经济、后生态”的低效能扩张,而是创新性、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其内容不拘泥于大国之间的恶性竞争,而是为世界提供了更好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市场,进而为共享工业化发展成果、加快世界工业化进程贡献了中国方案。

(三)基础性协同体系:在结构与功能协同中强化新型工业化的保障支撑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因此,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速度与质量、系统与要素、整体与部分、发展与安全等基础性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在结构与功能协同中增添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第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工业化是经济结构不断变革的动态过程,“传统—新型”的逻辑递进本质上是“外延—内涵”的发展转型,深刻反映了“速度—质量”的叙事变迁,具体体

现在工业化与资源环境承载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体系、高端优势产业体系的协同互动中。新发展阶段我国由高速度工业化逐步转向高质量工业化,其核心在于把工业发展短期速度牺牲转化为长期质量收益,即从要素驱动、资源消耗的“数量扩张”逻辑转向创新驱动、环境友好的“结构优化”范式,从而在生态空间、区域空间、产业空间实现工业化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高效统一,进一步创造工业发展新机遇、打造工业发展新引擎。

第二,充分协调系统与要素的关系。不断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是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从要素集聚现状来看,市场机制不健全、资源环境约束是导致工业发展要素投入不足、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土地要素层面,要积极盘活闲置、低效用地,不断探索工业用地供应模式;在人才要素层面,要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 and 协调发展,加强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在资本要素层面,要强化金融服务有效供给,打破企业资金瓶颈;在技术要素层面,要持续激发技术供给活力,促进工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在数据要素层面,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

第三,深刻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题中要义。作为“新四化”的关键部分,新型工业化要以自身创新性带动整体协同性,从而不断增强价值叠加性,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来看,要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提高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水平。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来看,城镇是工业经济的有效载体与平台,要加快形成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城乡协调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模式^[33]。从工业化与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来看,要深入推动农业工业化转型,加快形成农业机械化生产方式、规模化经营方式、智能化管理方式,持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第四,高效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既是实体经济的强大纽带,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柱。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的新型工业化同时面临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下激烈的产业竞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各种难以预见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因此,新型工业化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要确保战略性能源资源与关键核心技术的安全稳定,又要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30]739},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四)创新性实践体系: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优化新型工业化的模式路径

新型工业化既遵循工业机器体系与社会分工体系的内在互动规律,以科技为杠杆,以市场化为动力,以全球化为趋势,又聚焦应对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体系全而不精的发展实际。因此,构建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先进制造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和内外联动体系,从而扎实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工业高质量发展动能。新型工业化是依靠创新驱动发



展的工业化,关键在于加快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从工业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来看,在我国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持续减小的同时,现阶段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还不强,工业领域的创新成果还难以形成强大的比较优势。为此,要着力促使工业增长方式由要素投入为主转变成创新驱动为主,加快构建工业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不断完善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要始终瞄准未来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第二,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体系,汇聚工业高质量发展势能。一是发展智能制造。要推动新一代数智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全链条的改造创新,持续强化数据贯通、集成互联、人机协作和分析优化能力,并聚焦产业、企业转型升级需要,开展多场景、多层次应用示范,积极培育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二是发展绿色制造。要坚持资源利用循环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品供给绿色化的基本原则,在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提高绿色环保、新能源装备等绿色低碳产业占比,从而进一步打造绿色增长新引擎。三是发展服务型制造。要以深化业务关联、增强技术合作、延伸产业链条为主要途径不断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柔性化生产、供应链协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

第三,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释放工业高质量发展潜能。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从传统工业化道路来看,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和规模粗放扩张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工业体系结构失衡、产业发展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型工业化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既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又要坚持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根本要求,不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四,持续强化内外联动体系,提升工业整体性竞争效能。“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需要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好自身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全球配置。”^[34]为此,新型工业化要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既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稳步提升制造业开放程度,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又要积极融入全球多边体系,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促进高水平走出去。从而进一步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在深层次内外联动中加快适应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构、不断提高工业产业国际竞争力。

四、新时代中国新型工业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进路

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标识性概念范畴,新质生产力是高

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引擎,新型工业化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新征程上,以制造强国和工业强国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要坚持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牵引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强化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的“双新互动”效应,从而加快现代工业体系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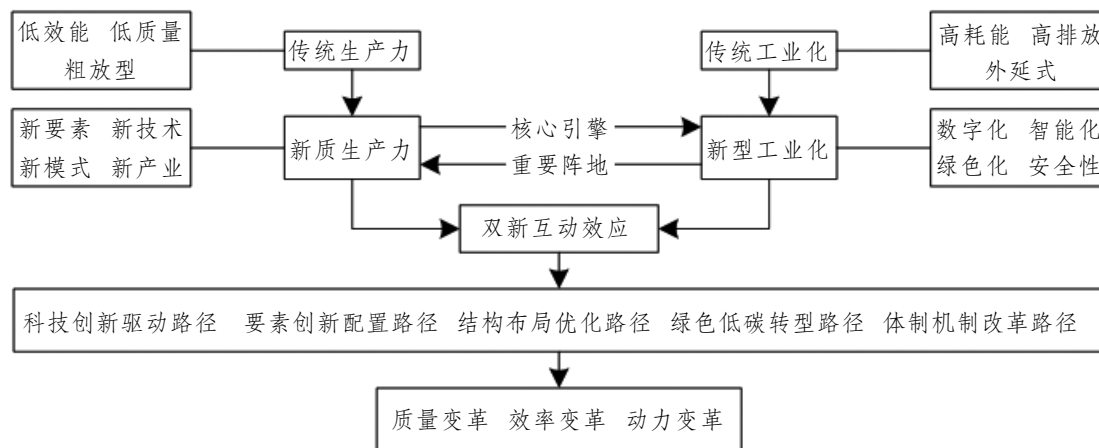


图3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的互动效应

(一)遵循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的生产力变革范式,塑造工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是突破传统工业化发展路径、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以生产力“新的质态”驱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关键在科技创新,载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潜力在数据、人才等新要素^[35]。

第一,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领域,在高效科技创新体系下形成的系列颠覆性技术和新兴产业能够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强劲动能。为此,要通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汇聚起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各类主体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上的合力,积极探寻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加快形成协同创新联合机制。要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优化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生态,从而加快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更大限度地释放创新动能。

第二,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促进新旧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集聚、优化组合是进一步强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作用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提高数据要素供给质量、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完善数据要素安全体系为重要依托,促进数据不断融入研发、生产、流通、服务与消费的全过程、全环节,进而充分发挥数据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乘数作用,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另一方面,要激发人才要素活力。人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健全人才流动机制为重要途径,不断培养造就大批战略性科技人才和高

水平工程师队伍,进而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筑牢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
人才基础。

(二)遵循差异性、专业性、协同性的生产力布局逻辑,促进工业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工业布局是生产力布局的“基本盘”,是影响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与生产系统功能发挥的关键环节。因此,优化新型工业化结构布局需要统筹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因地制宜推动区域系统协同发展和产业高效错位发展。

第一,优化新型工业化区域布局。从东西区域结构来看,我国“工业化水平总体上还是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异”^[6]。因此,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强化东西协同布局,构建相互辐射、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全国一盘棋格局。要坚持统筹区域优势与问题短板,以创新运营方式、增强技术合作、完善产业链条为主要途径,推动东部与西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组合,从而促进工业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与总体比重的基本稳定。从城乡区域结构来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坚持把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谋划,不断促进城乡在工业规划布局、要素双向流动、产业有序转移、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并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度结合,更好实现工农互惠发展,进而加快形成城乡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的格局。

第二,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布局。从工业产业结构来看,我国高端产业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不足,“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始终坚持产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向,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在制造业全要素和全产业链渗透融合,促进技术经济模式、生产制造方式、产业组织形态不断变革。二是推动产业高效集聚。要不断强化产业集聚基础上的降本增效、信息互通、协同创新、技术扩散效应,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从而以专业化、差异化引领产业错位竞争和良性互动。三是推动产业合理转移。要有序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丰富、交通便利地区转移,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推动符合环保标准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向清洁能源优势地区转移,进而不断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

(三)遵循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扎实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低碳既是新型工业化的鲜明底色,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现实趋势下,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要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不断将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贯穿工业发展的全链条、全领域、全过程,全面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技术、消费、产业。

一是提高绿色低碳能源比重。要坚持把节能、降碳、增效作为工业领域资源利用的基本原则,鼓励氢能、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的高效应用,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清洁使用,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从而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加快资源利用的循环化转型。二是强化绿色低碳技术供给。要加大工业领域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力度,不断推动新能

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促进绿色技术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上深度融合,进而为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提供技术支撑。三是积极引导绿色消费需求。要不断提高产品节能环保低碳水平,加强绿色生活产品、绿色环保装备、新能源装备的有效供给,并根据消费升级的全新需求打造绿色消费场景,建立绿色消费的新模式与新业态,从而构建工业绿色增长的新引擎。四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快推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坚决遏制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的盲目发展,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在加强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的同时,不断壮大新能源汽车、先进环保装备、能源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打造物质资源消耗低、生态环境污染小、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发展模式,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

(四)破除系统性、复杂性、制度性的生产力发展壁垒,全面深化工业化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全面提高要素协同效率、增强新型工业化发展动能的关键途径。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着力解决要素产权不清晰、交易机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足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不同要素的关键属性与市场化程度,坚持分类施策、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关键环节上实现重要突破,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制度建设探索上取得积极进展。

第二,构建全方位创新体制机制。全面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是构建高水平创新体制机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是充分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功能,推动教育理念、教育体系、教育制度的高效变革,使教育不断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赋能。二是不断强化科技的战略性地位,坚持以“四个面向”引领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三是重点突出人才的根本性作用,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的高水平工业科技人才队伍。

第三,健全数实深度融合体制机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撑下,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成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引擎。一方面,要加快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积极探索智能化生产、协同化制造、个性化定制等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平台经济、数据产权等重点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保障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交易的高效运转,为数实深度融合提供坚实保障。

第四,健全产业安全防控体制机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和分散化的发展趋势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保障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完善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机制。要聚集关键环节、统筹要素布局、深化协同合作,提高全链条集成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迭代应用,加强关键原材料、关键软件、核心基础零部件的供应和储备。另一方面,要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机制。加快形成权责清晰、多



部门紧密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综合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监测和评估的精准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从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的顺畅运转和有效配合。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200.
- [2]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5.
- [3] 乌尔里希·森德勒.无边界的新工业革命: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M].吴欢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
- [4] 谭永生.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J].宏观经济管理,2024(4):13-20.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杨丹辉,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工业:发展逻辑、现实条件与政策取向[J].中国工业经济,2024(3):5-23.
- [6] 黄群慧,李芳芳,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2021):迈向新发展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7] 李晓华.深刻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J].人民论坛,2024(2):8-13.
- [8] 黄群慧.论新型工业化与中国式现代化[J].世界社会科学,2023(2):5-19,242.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李晓华,等.新型工业化内涵特征、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3):5-19.
- [10] 郭晗,侯雪花.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内在机理与策略选择[J].改革,2025(2):77-87.
- [11] 龚唯平.工业化范畴论——对马克思工业化理论的系统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16.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2.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7.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6.
-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5.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1.
-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9.
- [21]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5.
- [22] 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7.
- [2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310.
- [24]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5]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460-461.
- [26] 黄群慧,李芳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逻辑与路径[J].财贸经济,2024(1):28-38.
- [2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61.
- [28] 程恩富,宋宪萍.全球经济新格局与中国新型工业化[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5):3-25.
- [29] 金碚.大国筋骨:中国工业化65年历程与思考[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23.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31] 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70-71.
- [32] 习近平.勠力同心 携手同行 迈向发展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8-25(2).
- [33] 杜传忠,王纯.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及新发展阶段创新方向研究[J].天津社会科学,2022(2):79-85.
- [34]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358.
- [35] 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The Foundation, Logic, and Approaches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Zhai Kunzhou Zhang Haiqu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Abstract: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represents a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category with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pitomi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from "blind adherence and dependence" to "consciousness and autonomy". To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must align with the overarching t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dapt to the trends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eply refine and summariz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logic and histor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involves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conceptu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system, the foundational collaborative system, and the innovative practical system,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riginal, scientific, and holistic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new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to expedite the building of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and steadily advance toward 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vi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adhere to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advancing new industrialization. This entails following the paradigm of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 of "new factors-new technologies-new industries", the productivity layout logic of "differentiation-specialization-collabor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greenization-circularization-decarbonization", persistently promot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dynamics transformations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Industrializ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dustrial Powerhou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易晓艳)